

电影文学剧本

林 则 徐

叶元 吕宕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展开反帝斗争的序幕。这个电影剧本比较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描写了清朝政治的腐败，高级官员对洋人的奴颜婢膝，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来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的丑恶姿态，而林则徐与关天培、郑廷楨等，坚持民族立场，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不怕国内的权势，不畏洋人的逞凶，与英国侵略者的急先锋义律在大堂案桌上、虎门炮台上展开了正义、英勇的斗争。……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林则徐的斗争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平英团”为首的中国人民，举起了反帝火把，树起更鲜明的旗帜，揭开了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反帝斗争的胜利序幕。

林 则 徐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化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frac{1}{2}$ 插页2

1978年10月第一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0061·287

定价：0.25元

第 一 章

欧亚洲地图的浮雕。

一队帆船由印度缓缓驶向“大清帝国”，驶近广州。

旁白 远从十八世纪的后期开始，英国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就对中国开展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辽阔的海面。远远近近驶着六七艘飘着英国国旗的帆船，又有点点白色帆影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地向前移动着。

旁白 瞧，这许多商船，上面满载着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烟。

两片涨满着风的巨帆，向镜头缓缓驶来，英国国旗在风中飘闪……

旁白 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国

人民。

码头石级上。斜坡上有一段长长的石级直通到江边几艘运货的躉船旁。

烈日下，一长串骨瘦如柴的苦力，赤膊，短裤衩，扛着沉重的大木箱，手里撑着棍棒，摇摇晃晃，一步步顺着台阶往上挣扎，嘴里有气无力地叫着：“嗨——嗨！——嗨——嗨！——”

木箱上印写着：

联合东印度公司

公班土

净重 $133\frac{1}{3}$ 磅

苦力拾级而上，前面还有一段高可攀天的台阶……

旁白 到一八三八年，仅广州一地每年就进口四万箱鸦片，换走了三千多万两银子，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这是不能容忍的。不仅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清朝的道光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它的严重后果。

紫禁城。沉重的城门缓缓打开，露出太和殿的远景。

隆冬雪后，铅似的雪云未散，气象萧杀，几十名佩带仪刀、弓矢的侍卫两旁侍立。沉重而迟缓的钟声隐约可闻。

长串背负烟箱的苦力的身影，叠印在缓缓开移着的城门上，身影带着呻吟似的“嗨——嗨——”声，象幽灵似地爬进宫门里去……

养心殿上。二三十个朝臣按着班次跪伏于地，清朝道光皇帝旻宁怒气冲冲地在宝座前大步地踱来踱去：

“好啊，这东西居然闹到咱们自个儿家里来了！太监抽大烟，连王爷也抽大烟！简直胆大包天！”

他把一根象牙烟枪向地上摔去——

象牙烟枪在团龙纹的白石丹墀上，噹啷啷折成两段。

满朝大员吓得前额触地，不敢仰视。

老迈衰弱的军机大臣^①穆彰阿伏地：“是，皇上……这实在不象话！”

旻宁大步踱着。烟容满面的大员们，垂着马蹄袖，惶惶然窥伺着旻宁来回踱着的脚步。

旻宁在穆彰阿前停下来：“林则徐的禁烟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是，奴才们商议过，”穆彰阿偷觑着旻宁的神色，“六部和军机的意思是，恐怕操之过急……”

① 军机大臣：清代设军机处，综理军国大事，以亲王或重臣任军机大臣。

“什么叫操之过急？”旻宁瞪起眼来：“一年拿三千万两银子白白送给鬼子，你们不心疼吗？咱八旗绿营^①的兵，个个抽大烟，连枪都扛不动，你们瞧不见吗？简直是发昏，发昏！”回头问执事太监：“林则徐来了吗？”

“在外头伺候着呢！”太监跪下回答。

“叫他进来！”

“喳！”太监拉长声音喊：“湖广总督林则徐上殿！——”

远处传话：“林则徐上殿！——”

穆彰阿惶惑地请示：“奴才……”

旻宁一摆手，把林则徐的奏折丢下来：“拿回去照办！”

“是！”穆彰阿跪下磕头，退出。

一个太监引林则徐登殿。林则徐气宇轩昂，大步迈前。他通过跪着的朝臣行列，人人侧目而视。林则徐在丹墀行觐见礼：“臣林则徐恭请圣安。”

旻宁端坐宝座：“林则徐，派你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事关国家安危，你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林则徐略感惊异，抬起头来，目光奕奕地望着旻宁，奏道：“臣领旨谢恩。”伏拜。

① 八旗绿营，清代满军分八旗，即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绿营，即绿旗兵，都是汉人。

伏在地上的许多满蒙大员一怔，抬头，互换眼色，他们想不到象钦差这么重大的职位竟会落到汉员的头上！

军机处。穆彰阿气冲冲地走进书房，房中的科道大员一齐站起来，穆彰阿头也不抬，一个劲儿往里走。

琦善迎上来，低声探问：“圣上的意思……”

穆彰阿站住了，从袖子里掏出林则徐的奏折向桌子上一掷：“这就是圣上的意思！”戈什^①一掀帘子，他走进内室。

众人围上来看奏折。

“看，皇上圈的！”琦善指着一行字，晃着头念：“……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嗯……嗯……”旁边有人点头：“这两句话说的是厉害！”

琦善抬头瞅了他一眼：“汉员们还不就靠着这本事吃饭？哼！”他冷笑一声，一把将奏折攥在手里，向内室走去。

穆彰阿已经换了便服，瘫痪地倒在躺椅上喘气，脚架在矮垫上，小苏拉^②跪着替他脱朝靴，还有几个年轻的戈

① 戈什：清代武弁名。

② 苏拉：清代宫廷中的侍役。

什在后面端着小痰盂、冒气的热手巾、燕窝汤、水烟之类，依次上前伺候。

琦善走进来：“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罗！”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穆彰阿喘了一口气。

琦善两眼望着穆彰阿焦急地说：“禁了烟，广州的钱来不了，咱们不喝西北风？”

穆彰阿咬着牙沉吟一下：“慢慢想法子吧，此刻咱们说也是白说！皇上还派林则徐当钦差大臣到广州去呢！”

琦善跳起来：“放汉员当钦差大臣？咱大清没这个规矩！”回头喊：“套车啊！……”

穆彰阿忙问：“干什么？”

“我找我爹跟皇上说去！”琦善戴上暖帽。

穆彰阿低声说：“皇上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琦善呆了呆，恶狠狠地说：“依你这么说，就算了吗？”

穆彰阿冷笑一下：“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我看还是写封信给豫堃，叫他从广州先下手的好！”

“豫堃？”琦善叨念了一声，翻眼想了半天，坐下来执笔。

信封上写着：“粤海关监督豫堃亲拆”。

驿站。万山苍茫中一条驿道。尘头起处，一匹白马飞奔而来，到驿站前，差官滚下马鞍。另一差官把他身上的

黄布公文包袱解下，系在自己身上，翻身跳上一匹枣色马，沿着一条明媚的江边驿道，加鞭驰去……

粤海关衙门外。夜。快马从远处奔到衙门口，门上高挂“粤海关”灯笼，差官翻身下马，飞奔而入。

粤海关衙门内。花厅门“呀”地推开，家人手持封套奔入，突然听到“嘘——”的一声，他立即止步，只见坐在榻边的姨太太咧嘴向榻里边一指——

在烟灯和象牙烟枪旁边，过足了瘾的豫堃正躺在那里闭目养神。听到声响，他微睁一对死鱼似的眼珠，有愠怒之色。

家人悄悄地向姨太太说：“京里穆中堂^①来的，六百里加急递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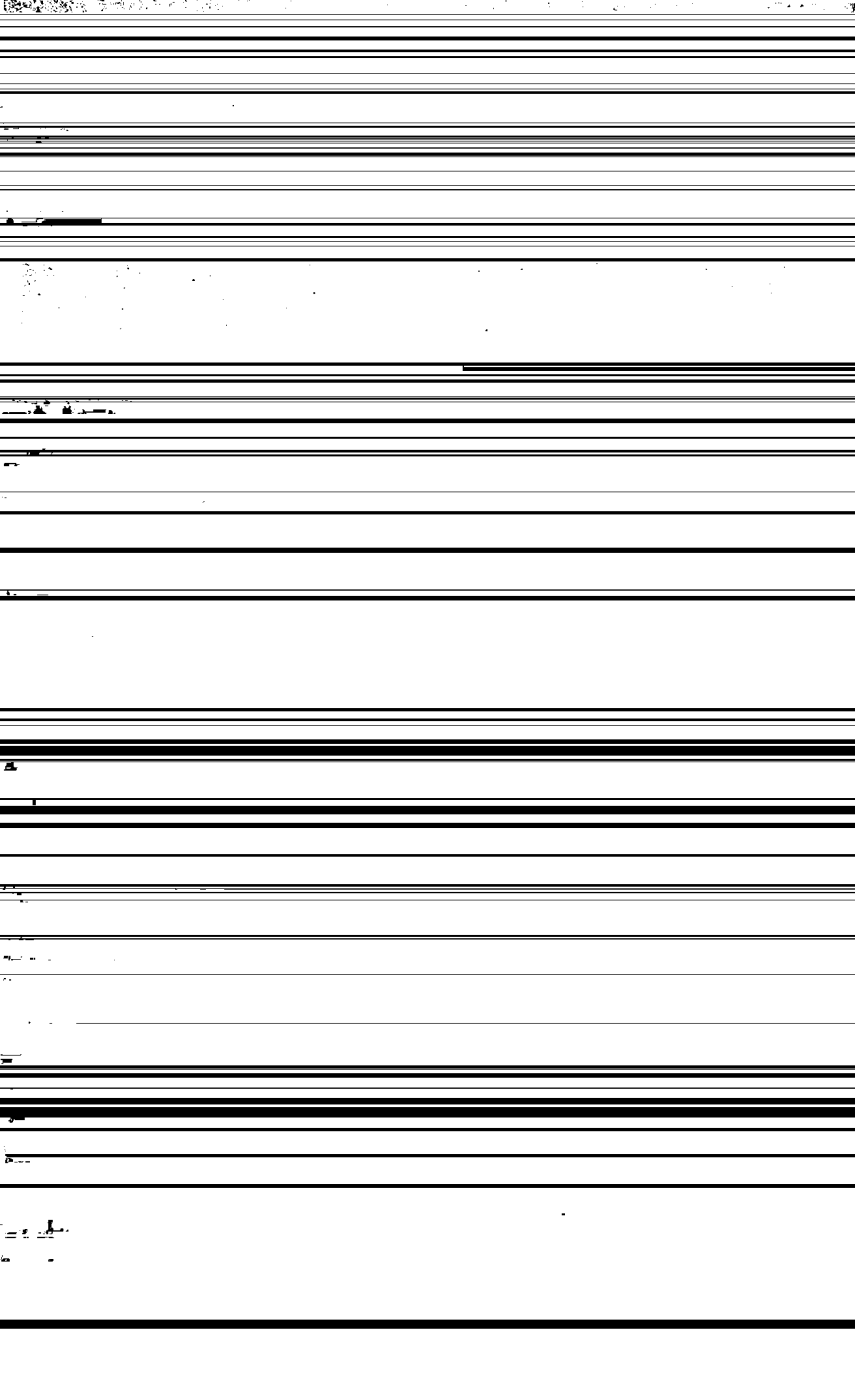
豫堃神色不变地：“给我。”

姨太太递过信来，豫堃打开一看，吃惊，翻身坐起，急叫：“马上把伍绍荣叫来！”

家人应：“是！”

隔着一道窗布，只见伍绍荣惊惶失措地站着，豫堃向

① 中堂：唐代宰相在中书省政事堂办事，后即称宰相为中堂。清代称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为中堂。



老奸巨猾的颠地嚼着果仁，来回踱了两步，冷冷地：
“你说，这林则徐他是不是中国人？”

伍绍荣莫名其妙地：“怎么不是中国人？”

颠地冷笑一声：“是中国人就好，我不信他会不要钱！”他向门口走去。

颠地走至门外的梯栏旁，下面是商馆大厅，几个英国人正在玩扑克。

“乔治！”颠地一招手。

乔治奔过来，颠地低声：“通知我们鸦片趸船马上开出口外去避避风头，又有新官上任了！”

乔治：“是！”

沿江，排开了十几只大官船，船上站着兵勇人役，高举着“湖广总督”“兵部尚书”的官衔牌……

岸上挤满了车、马、轿子，官员们跪在江边叫喊唱名，迎接钦差。

戈什们排开众人，一行官员——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豫堃、水师提督①关天培……顺着跳板，上了官船。

船头上，出现了满面春风的林则徐，他叫了一声：“懈翁②，老前辈！”迎了上来。

① 水师提督：清代统辖全省海军的官员。

② 邓廷桢字懈筠。

“哎呀，少穆^①，你可来啦……你可来啦！”邓廷桢一把抓住林则徐的手连连摇撼，“盼得我好苦哇！”

关天培上前，打了个扞：“大帅！”

林则徐连忙扶起：“军门^②！”

林则徐望望两位老友胡子，无限感慨，他低吟了一句：“十年重相顾，两鬓白如霜！”

“笑我老了吗？”邓廷桢问。

林则徐也以自己的胡须相示，三位老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豫堃迎上来，两手一拱：“大帅荣膺天命，万千之喜，可庆可贺！”

林则徐逊谢道：“哪里哪里，皇恩浩荡，则徐是受之有愧！”

邓廷桢伸手向林则徐一让：“请——”

岸上吹奏起迎宾乐。官员们欠身让开一条路。

林则徐拱手连称：“不敢，不敢。”走下官船。

第二章

江边商馆。一列欧洲十八世纪式的建筑矗立在沙面，

① 林则徐字少穆。

② 军门，清代对提督的尊称。

旗杆上飘着英、美、法等国国旗。广场上有洋人叫卖洋布、时钟之类洋货，另外，有个洋牧师手捧圣经在传教，四周围了一群人。前面是珠江，停泊着一些船艇。

珠江。江上漂着一只艇仔，舱里坐着客商打扮的林则徐，对座是老家人林升，肩上搭着包裹和雨伞。

划船的精壮汉子叫麦宽，他的娘子阿宽嫂背着孩子在料理茶水，他们都戴着重孝。

林则徐默察商馆形势有顷，指着江边一座高大的洋楼问道：“这是所什么房子？”

阿宽嫂望望林则徐，答道：“——是英国番鬼佬住的商馆！那个什么英国领事叫义律的，就住在那里。”

林则徐故作不经意状，问：“英国领事义律不是住在澳门吗？”

麦宽没好口气：“——昨晚回来了，那个王八蛋！”他话里有火。

林则徐暗地留心。

阿宽嫂象是解释：“那个王八蛋顶坏了！前年他要封我们的船装大烟，爹不肯，给那王八蛋一拳打到江里淹死了……”

阿宽咬着牙划船。

林则徐激动地注视着他。

沿江小街。傍晚，林则徐舍舟登岸。

街道狭窄，有烟馆、茶馆、山货行等等，茶馆内传来盲妹卖唱的歌声。林则徐在一家叫“招隐居”的烟馆前面停步观看。

烟馆大门钉上木枷，贴着两广总督衙门的封条。

林则徐转身，看到盲妹一面唱着，一面拿着一个破托盘在讨钱。林则徐摸出一二分碎银丢在盘子里。

一个瘦削的烟鬼上前把盘子里的碎银和制钱一把抓走。

林则徐愕然：“你怎么抢钱？”

烟鬼瞪了林则徐一眼：“少管闲事！”

旁边一人解释道：“这是他女的。”

烟鬼冷笑一声，扬长而去，盲妹转身，哇地哭出来。

林则徐略一迟疑，跟在烟鬼后面，追踪而去。

小巷里，烟鬼转入一间低矮的破屋，林则徐跟到门前。

林则徐从贴近地面的窗口望进去……

潮湿阴暗的地下烟窟。地上摊了一些破席，摆着一盏盏昏黄的烟灯，许多烟鬼横在地上，象蛆虫似地在那里蠕动，吞云吐雾，活象人间地狱。

林则徐看了，怒形于色。

书房。林则徐行装甫卸，书房还没有摆布好。

林则徐不无激动：“……不瞒您说，嶰翁，广州的烟毒深入膏肓，不用重药，怕不易收效！”

邓廷桢喟叹一声：“唉！——只怪我当初苟且因循，姑息养奸。广州外有洋人，内有皇亲国戚，彼此拉拉扯扯，我是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林则徐：“您是说豫堃他们？”

邓廷桢：“唔，他是穆中堂的门生，底下又有一批狐群狗党。”

林则徐望邓廷桢一眼，沉吟不语。

邓廷桢激动地走近林则徐：“不过……”望望林则徐的眼睛，继续说，“眼下不用大刀阔斧，不能扭转乾坤！我愿竭我赤诚，跟您一心一德，湔洗中国的祸患！”

林则徐感动地：“为公为私，我都感激不尽……”

邓廷桢为掩饰自己的激情，故意改变话题：“你什么时候会会豫堃他们？”

林则徐：“就明天吧！我实在也该会会他们了！”

钦差行轅。花厅上杂坐着两广的高级官员。

林则徐问豫堃：“广州禁烟也算得雷厉风行，可就是收效不大，您看，其故安在呢？”

豫堃一本正经地：“其原因不在广州，在洋船上。”

林则徐点点头，问水师提督关天培：“关军门，洋人

有多少鸦片躉船？”

“回大人的话，”关天培躬身，“洋人现有鸦片躉船二十二只。”

“嗯！”林则徐站起来，“所有船上的烟全给他缴下来！不正本，不能清源！”他果断地说。

关天培想不到林则徐这样果断，惊喜，连连应是。

“洋人的事不大好办哪！”豫堃叹口气，白着眼。

“何以见得呢？”林则徐问豫堃。

“船，在海上，不在广州哇！”豫堃淡淡地说。

“不要紧！”林则徐转向伍绍荣，“那个颠地不是没有走吗？”

“是！”伍绍荣躬身回答。

“先把颠地扣住，不怕烟缴不下来！”林则徐望了豫堃一眼。

豫堃吃了一惊，他和伍绍荣交换了一个眼色。

“奕都统①！”林则徐唤。

奕湘站起来。

“把洋人商馆看管起来，所有洋人不许跑掉一个！”

“是，大人。”奕湘行礼，退出去。

“大人！”豫堃笑笑，“广州的事，要慢慢儿来，不能操之过急，要防激成大变哪！”他老气横秋地说。

① 都统，清代各省设驻防都统，统率全省驻防军。

“依您说，洋人他敢打仗？”关天培反驳他一句。

“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豫堃两眼望天。

“咱们也不是没船没炮！”林则徐说。

“咱们那些炮哇！林大人，关军门他心里有数！”豫堃说。

关天培的脸突然红了，要发作，但被邓廷桢用眼色止住，只好耐住性子，坐下去。

林则徐看在眼里，故作不知，说：“豫监督提醒得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海防是不能放手禁烟的！”

豫堃感到话里有分量。

林则徐语气坚决：“关军门，先派水师堵住海口，不让鸦片趸船逃走！明天咱们就上虎门看看咱们的炮台去。”

关天培兴奋地：“是。”

豫堃、伍绍荣想不到话题会如此急转直下，不禁目瞪口呆。

虎门。威远炮台上来了一行人：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和撑着伞盖的侍卫们。

林则徐手打遮阳观看着虎门的形势。他点着头高兴地说：“古语说：长江天险。虎门之险也不下于长江！”

“是啊！”关天培叹了口气：“可就是炮台不顶事。”一行人向炮台走去。